

果子狸

左右

秦岭南坡的风穿过满是桂花香与泥土香的密林，轻轻地吹拂着，带着羽毛般的柔和与轻盈。被它扑打的橡树叶“扑啦扑啦”响，像一双双小型的翅膀在飞舞。阳光透过黄绿相间的疏影，把整个林子照耀得既美丽又舒适。

麻地湾——一个四周都被大山与林子包围的村子，地处秦岭南麓的一个盆地中。一条自丹江源头流下来、从村口一穿而过的长河，让这里的气候既有南方的温热湿润，又有北方的寒冷干燥。我家屋后那片林子也因此成了动植物的天堂。

正值秋天，暖阳已从坡上落下，山腰却还敞亮，天边仅剩的霞光像约好似的全都凝聚在林子周围。炊烟从茅草屋顶上冒出来，像一把尖刀刺入日暮中，林子里渐渐安静了下来。

越是悄无声息的时候，猫头鹰、锦鸡、灰兔、松鼠等飞禽走兽越喜欢出来玩耍。这片林子赋予了它们无比纯净的好奇心，它们也呆头呆脑地从洞里或巢里跑出来探险，即使林子的某些角落会不时地出现它们的“敌人”——看门狗与家猫。

林子里那覆盖着厚厚一层落叶的地面丰满而柔软，踩上去，每一处都有它们独特的秘密，或铺着大小不一的毛栗子、橡子，或散落着核桃、松果，或埋着熟透的野柿子与榛子。腐朽的树桩上布满了鸟粪、青苔、木耳与地软，偶尔还有几只懒洋洋的蜗牛。这些，都是这片林子里的动物喜爱的美食。

屋后的林子，贮藏着童年的美好回忆。记忆中，午饭时我总是匆匆从碗里扒几口

饭，就准备出门。

我带上我的护卫——狼狗黑虎，一起去林子里探秘。

秋天的林子不同其他季节的，在茂盛的灌木丛中，蕨类植物与橡树树洞之间，总会冒出很多让我心生好奇的动物，其中有一种值得细说。它像老鼠，但又比老鼠大很多倍，而且没有老鼠那般细长的尾巴；它也有点儿像野猪，但毛色有花纹，尤其是脸上的花纹黑白相间，非常惹眼，而且鼻子也比野猪的娇小且短；又有点儿像黄鼠狼，但面目比黄鼠狼更和善一些……总之，它是一种四不像的动物，但又有一个好听的学名——果子狸，也叫花面狸。

父亲告诉我，果子狸是一种昼伏夜行的动物，与猫头鹰非常相似，它们都是闻风而动、只身独行、身手过人的夜行侠，有着非常出众的夜间视力和捕猎利器。一般情况下，能在下午遇见它简直是一个奇迹。

那个午后，果子狸意外出现了。

我想，它选择白天跑出来，肯定是饿坏了。要知道，果子狸大多时候还是很怕人的，也怕比它凶狠的动物，更怕阳光。它选择铤而走险，或许远不只是饥饿这么简单。兴许是奉妻子之命，来为嗷嗷待哺的孩子觅食。

果子狸的嗅觉很灵敏，对人体散发出的味道尤为敏锐。只要林子里有人出现，哪怕隔着数十米远，它们都能提前做好逃跑的姿势。这真让人头疼！

好在黑虎的嗅觉更为灵敏，我们还在几十米开外呢，它就已经锁定了方向，狂叫不止，甚至使出全身的力气，气势汹汹地恨不

得立马挣脱链子。顺着黑虎示意的方向疾走，远远地，我就看见一个黄褐色的家伙，大概是饿极了，嘴里还叼着半片树叶呢。那正是一只果子狸，它扭头看向了我们在的方向。我们想要再靠近一点儿，可还没等我们挪步，它就开始行动了，虽然它的奔跑速度不是很快，但它能够机灵地找到有利的地形，三下五下就消失在石林与树林间，独留黑虎一脸怨气地在原地嚷嚷，仿佛在埋怨我手里的铁链妨碍了它。

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就不爱带上黑虎了，怕它误事，因此也有了与果子狸静静“会面”的机会。它知人知面也知心，不再怕我，在我不远处放肆地吃着从树上落下来的稀烂的柿子或刚从地面冒出来的地软。有时，它与我面面相觑，脸上没有以往的惶恐与焦灼，也不躲避。我不走动，它也不动；我转移目光，它也转移目光，真是异常警觉、聪明的家伙。每次见到它，我心里都痒痒的，总想抓住它。遗憾的是，它虽然看起来笨拙，但脑子与四肢一点儿也不笨，每当我准备下手的时候，它总是快我一步，麻溜地躲开。

小时候，我经常遇到从外村来的背着布袋与猎捕工具的农户，在我家屋后的林子里捕捉果子狸，那些工具，有的是钢叉，有的是铁网，大多是自制的，灵活小巧，不失精良。看到这些，我心里隐隐作痛，甚至憎恨起外村的那些农户来。为什么要猎捕属于林子的珍贵的小生命？

有时，我会让黑虎去给它们通风报信，让它故意对着林子狂吠不止；有时我会在光秃秃的水泥屋顶上点燃稻草，浓烟随风

飘向林间，引起灰兔、果子狸等动物的警觉；有时，我把一些柴火、荆棘、木头堆积在通往林子的唯一一条小路上，为那些农户进山制造障碍。

幸好麻地湾的秋天不像夏天那样昼长夜短，也不像别处的秋天那样长久地繁荣兴旺。一阵秋雨下过之后，渐起的寒意开始在林间升腾。果子狸好像感觉到了秋天与农户们的敌意，它们再也没在午后出来过。我在树洞下故意丢了一些玉米棒子，却“无人问津”。它们有时察觉到我的造访，会从树洞或者石缝里露出脑袋，滴溜着眼睛拍打着尾巴发出“窸窣窣窣”的声响，或者在树洞里发出“吱吱喳喳”的叫声。即使是夜间，农户们似乎也很难再捕捉到它们了，大多空手而归。见他们狼狈地从林子里出来，我脸上挂着不可名状的笑，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

大自然总是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馈赠。大半个秋天下来，果子狸所贮藏的粮食足够让它们在这片林子里度过一个安全而又富足的冬天。

这些馈赠，也足够让我满怀期望，我期待来年春天，在这鸟语花香、人兽共居的秦岭深林，还能与果子狸邂逅。



活着(外二首)

冀卫军

活着，不只是呼吸
还有爱和感恩

对一些赞美和感动
保持一点距离

对爱、善意和悲悯
予以足够的敬畏和尊重

对丑恶和残暴
拒绝保持沉默、妥协、顺从与和解

对贫穷和苦难
坚守一份隐忍和清醒

给生死和聚散
留下一份希望和美好的回忆

对生活 and 人生
使劲爱，拼命爱
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口气

黑与白

不只是一对反义词
也是一个人的正反面

简单的黑与白
抽丝剥茧成人生的哲学
构成了自然和万物的基本单元

执黑白守
或执白守黑
一个人一生的写照

简单。一针见血

良药

那年，母亲离我而去
悲伤和自责，像一条巨型蟒蛇
令我感到心痛和窒息

突然间，没有了母亲
每天早出晚归的一丝牵挂
像一枚搁浅在树杈间的风筝
孤单，无助

对着墙上母亲的照片，时常发呆
浑然不觉已过去几个小时
有时突然泪流满面
却吐不出一个字

母亲坟头上的草
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任凭我千呼万唤
从没听到过一声回应

竟这般被冷落，被抛弃
活着，变成了
另一种方式的遗憾和折磨

即使她的慈祥，仁厚和宽恕
也已无法减轻，或根除
人间的悲苦，给我以抚慰
或安详

了不起的诗人

月亮红

以锄头为笔，土地为纸
我的父母和乡亲，其实一生
是蘸着汗水与日月的光辉
以另一方式写诗的人

垆垆坎坎，方的圆的
或并不成形的田块
成熟的果蔬，丰收的庄稼
无不是其伟大的作品

只不过，它们
不知是谁抄袭了谁
形与神过于相近
常常，只有一作标记
才能准确地予以区分

创作它们的人，尽管
被谓为农民，却都是
了不起的诗人

商洛山

(总第 2386 期)

刊头摄影 李小龙



父亲的寒芒

董建刚

梅雨还在下，队里便决定放假。借此机会有人就在家盘炕打草鞋，有人打窖、扎笤帚、纺线、拧麻绳……父亲把楼上的寒芒取下来洒上热水让其入数。再将木耙，麻绳和割刀准备好。

入数好的寒芒，要放在捶布石上用木棒槌反复捶打。直到黄叶脱落，茎秆变成缕缕细条，拿在手中感到柔顺而有筋丝才能动手。

寒芒，父亲从小就见惯的一种普通野生植物。在家乡的山岭坡坎、溪涧沟畔都能见到。寒芒地下根系发达，能适应各种土壤，地上茎被铲除或火烧，地下根依然能长出一层新绿。

霜降过后，寒芒大部分已经成熟。远远望去淡黄色、月白色和粉红色的寒芒花序，与灌木芦荻间草相拥一起，这里红一岭那里粉一片。在晨光或晚霞照耀下锦缎一般。村后西碾岭、马鞍桥、塘堰岭以及十面南沟林地，都是父亲和乡亲们收获寒芒的好地方。

父亲一会儿抚摸寒芒顺长的叶子，一会儿抚摸寒芒散发干草味的五彩花序，放下背筐，抽出镰刀，拨开灌木芦荻和间草，将寒芒

按住缓缓割倒。父亲先是弯腰割，继而跪着割。割倒的寒芒神态安详躺倒有序，似乎在和父亲做着有意的协调和配合。瀑流隐约，喜鹊鸣啾，父亲跪拜式地收割，牛吃草一般向前移动。

丹江对岸就是张家村，乡亲们挥动连枷的击打声，沿着北后坪飞过河来，父亲听一会儿，望一会儿……他能猜出连枷声是从谁家院子发出，是谁一脸汗水正在收秋。

太阳斜照，父亲收集晒焉的寒芒草背下山。到家后再把寒芒摆放在场上等太阳晒干捆绑储存。爷爷传下的扎笤帚手艺，是父亲放不下的一种生活方式。三毛钱一把的价格置换回的高粱玉米，弥补了家人的吃饭穿衣。这种延续生活的辛勤和本分，让我从小懂得一些道理。

“修土”中的一天，父亲坐在木凳子上，腰缠麻绳，脚踏木耙，把柔顺而筋道的寒芒草，捆扎成一把把寒芒笤帚。父亲不说话不使假，每隔二指就用麻绳勒一道绳结。父亲还把母亲用过的布条夹到寒芒中，致使每一把寒芒笤帚坚韧而又耐磨。

寒芒笤帚扫地、扫箱柜、扫楼门、扫门窗。还能扫去祭龛上祖先画像上的漆灰。卑微一草，带着山岭和银河星灿的祝福，与涧水花果一样，把大自然的润泽带给普通百姓。而拥有一把结实的寒芒笤帚打扫庭院，特别是给祖先画像和牌位清扫灰尘，是家族的传承，也是乡村的一项传统仪式。它和贴春联、敲锣鼓、耍狮子、走亲戚一样，提振着乡村的新春福分和来年运势。

腊月二十三这天，父亲套一身旧衣服，举着寒芒笤帚，从厦子到堂屋、从房侧到楼门、从屋顶到门窗、从土炕到地面，由高到低，左右相依开始清扫。

父亲再次洗了手和脸，领着母亲和我在祭龛下跪拜。父亲磕一个头，我们跟着磕一个。父亲说一句，我们说一句……随后，父亲换上崭新鞋站在柜上，面向祖先画像说道：“爹，娘，饶儿不孝了……”就把寒芒笤帚贴住画像缓缓清扫。漆灰纷纷飘落，父亲向画像另一边轻轻扫去。

清扫祖先牌位时，父亲把牌子在寒芒笤帚的线序上来回擦拭，再用白毛巾来回拭

摸，待字清晰了就一手扶住牌位底座，一手把牌位插进木插屏。父亲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看着显出月白色的祖先画像和祖先牌位方才下榻歇息。漆灰全部扫完，父亲把用过的五把寒芒笤帚摆在院子的方桌上，让其沐浴一抹腊月暖阳。

后晌，父亲坐在房阶上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柴堆上的寒芒笤帚。几只喜鹊落在梨树上欢喜地叫着，父亲说道，“我嘴笨，你们和它说说话吧……”喜鹊不懂父亲说的话，叫了一会儿飞走了。

第二天中午，父亲抱着五把寒芒笤帚去丹江河清洗。清洗回来的寒芒笤帚朴素如前，安静如常。父亲把寒芒笤帚挨个儿挂在葡萄架上，任其一边荡着秋千，一边和院子的鸟鸣、村巷道的鞭炮锣鼓声融合一起，分享渐渐热闹起来的龙年之春。

除夕夜，父亲在寒芒笤帚旁也点亮小蜡烛。烛光映照在父亲脸上，也映照在寒芒笤帚身上。村道中响起阵阵鞭炮声，父亲让母亲给每一把寒芒笤帚系上大红绸子，以示来年风调雨顺，人富安康。